

「說是要找人的話……我們對這裡又不熟。」

穿著輕便衣物的女孩們在山口處站了一會兒，當中束起馬尾的女孩皺著眉頭這麼喃喃。「連具體位置都還搞不清楚就這麼出來了……」

後腦勺繫著辮子的女孩眨眨藍色的眼眸，「說是最近常常出現在山邊呢，遇見的話就問一問他們發生了什麼事？」她還是覺得凡事好商量，只要坐下來就能慢慢討論。

前提是他們沒有做出危險的舉動……

「還是找找附近有什麼吧。」已經派出了夕七在上空盤旋搜索，群星搖搖頭，環顧一圈後開始注意四周有沒有線索。

銀星看著姊姊開始低著頭找東西後，也跟著朝另一個方向低頭搜索起來。

＊

山壁旁的草叢似乎有什麼東西，出現了人造物的一部份，褐色的色澤與旁邊枯黃的雜草融為一體。

「……？」

群星走到草叢旁邊蹲下，手伸進草葉間摸索，碰觸到了絲綢般滑順的物質後抓住，拿了起來。

「……！」

——那是，一條咖啡色的絲巾。

她霍地站起身，目光沿著山壁往旁邊掃過，發現了旁邊有一條不太明顯的山道，被半枯黃的草叢掩去了一半而難以被察覺。

同時在她視線當中，有一道黑影迅速地竄進了山道，黑色的、很迅速的。

她立刻明白了那究竟是什麼。「別跑！」低喊了聲，群星沒來得及顧上後頭的銀星，立刻踩著大步伐追了過去。

山道有些難走，畢竟不是真正開闢過的道路，從自己經過的些許足跡可以發現這裡更像是寶可夢們平時活動的路線。

前方黑色蜥蜴的速度忽快忽慢，偶爾還會被草叢遮掩掉身影，群星有些吃力地追著，下意識忽略了對方故意引誘自己的可能性。

夜盜火蜥的身影突然從一個變成了三個。

「！？ 」群星愣住，在確認那多出來的身影不是影子分身之類的技能製造的假象後，她終於意識到情況不對趕緊停下了追逐的動作，在原地觀察起四周，但似乎為時已晚。

環顧四周的視線逐漸模糊，甬來時的小徑在眼前似乎岔出了無數個方向。她皺起眉甩甩頭想把腦中逐漸加劇的沉重甩開，但一點作用都沒有。

夜盜火蜥在不知不覺間變成了一大群，全都注視著孤身一人被他們包圍的群星，共通的是他們毫不掩飾的狡猾眼神。

無色的甜甜香氣不知何時已經濃厚到讓人難以忽略的程度，太晚警覺的女孩已經吸入了足以頭暈目眩的量，她一個身形不穩跌坐在地，有些後悔地咬著牙，伸手摸索著身上的精靈球。

「可惡……」她以為銀星會跟上來的，銀星沒有發現她不見了嗎？還是她也被夜盜火蜥纏上了？一想到妹妹的安危，她強作冷靜的情緒就慌張起來，連自己的大將還在高空盤旋一事都忘得一乾二淨了。

在思考停滯到難以掌握局面之前，她將手中所有的精靈球都拋出去，「……拜託、了……」模糊一片的視野中看見了她信任的夥伴的身影，粉色的胖可丁護在她身前，耳邊似乎傳來了沙漠蜻蜓高聲的鳴叫和烈咬陸鯊的低鳴，還有細細的兩道叫聲……

她沒有料到暈眩的終點竟是失去意識。

＊

銀星在山口仔細找了一陣子，毫無收穫地往回折返，想要詢問群星那邊的情況時卻怎麼也找不到她。

群星去哪裡了？她慌亂起來，無頭蒼蠅似的在周遭亂轉了好一會兒，才想到自己的夥伴，趕緊拋出了所有的精靈球。六道光芒落到她的面前，變成了冰伊布、噴火龍、飄飄球、寶貝龍、拉普拉斯和白海獅。

冰伊布出來後看銀星孤單一人後忍不住低吼了聲，銀星卻是露出了驚駭的神情看向他。

銀星發現她竟然又「聽懂」了浮冰在「說什麼」……更正確來說是「理解」了那道吼聲是什麼意思——「群星不在嗎？」，浮冰是這麼說的。

雖然被這奇怪現象嚇到了，但她暫時沒有多餘的心思去想「為什麼能理解浮冰說的話」。「我找不到群星。」完全沒有掩飾自己的慌張和著急地回答完他後，銀星才注意到旁邊的白海獅和拉普拉斯精神懨懨的，數秒後才想起目前所處的位置。

「啊、白海和滄海，不好意思，晚點再讓你們出來……」她想讓兩位水系的夥伴先回去球裡休息，卻被他們一同搖頭後的鳴叫聲驚住了。

她也能理解……他們在說什麼。「一點溫度不礙事」、「找群星比較重要」，分別是滄海和白海的叫聲傳達出的意思。

銀星開始覺得，是自己太擔心群星讓腦袋混亂才會出現這種情況。

在她和滄海白海交談時，浮冰已經聞過周遭一圈，找出了那不怎麼起眼的山道，折回來向銀星點頭，「找到群星往哪裡走了」，浮冰說。

「……滄海、白海，那條路不方便，你們還是回精靈球裡吧。」在看過山道的入口後，銀星還是拿出了精靈球讓他們回去，之後才跟著浮冰一起往前。

群星，不要出事。

銀星在心裡祈願，禱告著，不願見到最親密的手足發生任何意外。

不管是誰……只要傷害群星，就是我的敵人……一個都不能放過。

性格溫和的女孩第一次有了狠戾的念頭，蔚藍的眼眸閃過一絲血紅。

＊

「是今天對嗎？『小獅獅座流星雨』。」

兩側紮著馬尾的白髮女孩一屁股坐在草地上，抬頭仰望清澈夜空時順口問了身旁的人一句。

黑髮的男孩沒有回應，僅僅是點了下頭，跟著在她身側坐了下來，沒幾秒後女孩就躺到了他的懷裡。「終於到了這一天呢……我已經吃膩燉飯了。」說著和前一句話毫無關係的抱怨，女孩像是厭惡至極一般的咋舌。

他的一雙金眸在夜裡似乎能發出光芒一般，但狹長的眼神將那一分溫潤給襯得像是刀鋒般銳利，「山上沒有其他材料。」男孩摸摸女孩的頭安撫她，卻很認真的對她的抱怨回應道。

「算了，好不容易可以來接銀群星她們了。」女孩伸出手指，指向了天空的邊界，「應該在——那裡吧？」

銀河開始拋下一道又一道銀白色的軌跡。

.....

女孩和男孩一起披上了銀色的斗篷，僅露出眉毛下的稚嫩臉龐。男孩手掌握著兩條手工編織的幸運帶，前去叩響了一戶人家的門。

褐髮的中年女性應了門，看著一高一矮的兩道神秘身影，露出有些疑惑的神情，「請問有什麼事嗎？」

「您好，我們是來打招呼的。」女孩露出柔和又甜美的微笑，可愛溫潤的聲音說道，「我們可愛的妹妹們將會托生於您的懷抱，在我們前來接回她們前還請您多多照顧她們。」男孩一言不發地在她說完後，將手裡的幸運帶綁上女性的手腕。

「她們的名字是銀星和群星。」

女性低頭看了一下手腕上的兩條幸運帶，一臉茫然地反問了「什麼意思？」卻沒有得到回應，再次抬頭時男孩卻消失不見了，在她面前的變成了一匹高大壯麗的四足寶可夢，那個神秘的女孩就坐在上頭笑著和她揮手道別。

淺藍色的鹿型寶可夢頭上有著一對繁複而高大的角，周身散發著神秘的氣息，似乎是察覺到女性的視線，牠回過頭向她點點頭似乎是道別，然後載著女孩緩步遠去。

明明是烈日卻出現了薄薄的霧氣，牠的身影踏入了霧，很快地消失不見了。

.....

女孩和男孩走在林間小路當中。

「沒想到你的真身和哲爾尼亞斯很像呢。」

「……並沒有。」他揉亂了女孩沒有綁起的頭髮，語氣平緩。「那不是真身，只是投影。」其實剛才女孩是坐在他的肩膀上的。

「是、是，我知道，因為下過暗示的關係她不會把投影記得很清楚，細節會變得曖昧不明，人類的記憶會自動潤飾成最合理的內容，但因為廣為人知的鹿型態神獸大人只有哲爾尼亞斯呀，所以——」

「……造成誤會的話，真的見到面時要道歉。」

「不會誤會啦。」女孩拍掉男孩的手，比了個鬼臉，「銀群星降生的準備做好了，接下來是去找小泉溪吧？」

「現在是往那條被汙染的河川的方向前進嗎？」

「應該是……啊，這裡剛才好像來過了，我們是不是在兜圈子？」

「……」

……

我在作夢嗎？群星模模糊糊地想著，感覺前一刻才像身歷其境般看見的內容，下一秒就像清晨的露水一樣消散了。

可是那夢境……有提到她和銀星呢。

雖然有記憶時她們就已經在群青谷了，但偶爾她的腦袋裡會出現一對非常美麗的鹿角。

她知道那是神社哲爾尼亞斯的象徵，卻不懂自己為什麼會想到祂。

如果這個夢境是真的……

下一刻，群星又失去了意識。

＊

銀星在山道上遇到了從天而降的七夕青鳥，她看見銀星一行時卻只是掃了他們一眼不發一語，隨後領著他們往深處邁進。

她只覺得內心變得越發不安。

當銀星和夥伴們趕到時，烈咬陸鯊、沙漠蜻蜓和拉魯拉絲正狼狽地防禦著夜盜火蜥的群攻，胖可丁護著傷勢不輕的銀白六尾和昏迷不醒的群星，在夜盜火蜥群團團包圍之處還有一個特別突兀的高大身影……

「好多夜盜火蜥、還有焰后蜥……！」銀星暗叫一聲，視線卻是努力往四周掃視，尋找著手足的下落，「群星！妳還好嗎？群——」呼喊聲在看見胖可丁身旁的人影後嘎然而止。

她不清楚群星究竟是受了傷昏迷、亦或是因為其他原因而昏迷，她只知道一件事——那些夜盜火蜥是想傷害群星的。

「……不可原諒。傷害群星的、**全都是敵人**。」

冰伊布訝異地抬頭看了小主人一眼，卻發現她的眼睛色澤出現了一絲不曾見過的**鮮紅**。

「滄海、白海，全部……都解決掉。」銀星握緊兩顆當中還有夥伴的精靈球，不像以往是拋出精靈球、而是自己手動按了按鍵，打開的同時下達了耳語般細小的指示。「所有對群星有害的一切……全都是**敵人**。」

「掀起狂風巨浪吧。」

雖是細微的音量，卻掩蓋不住說話之人滔天巨浪般的怒意。

精靈球打開之時傳來了兩聲鳴叫，叫聲共鳴著迅速召來了厚重的雨雲，雨絲唰啦啦地沖洗著熾熱的山地。在小主人的指示下，拉普拉斯扭頭朝夜盜火蜥群吐出了威力巨大的水砲，白海獅也對著焰后蜥擊出了好幾波水之波動。

他們都感受到了主人現在是多麼難過，才會多麼憤怒。沒能保護好最重要的人的那份懊悔，全數轉化成了對敵人的仇恨。

啊啊、是的，他們非常清楚——

因此，全力回應了主人的願望（命令）。

*

冷。冰冷的、還帶著一點焮漠嶼特有的氣味，但又混合了濕潤的感覺。

被香甜氣息影響的腦袋在一段時間的休息後總算重新運作起來，但短時間內頭痛還是無法免除，好不容易從昏迷狀態醒來的她卻是沒有力氣去操控四肢。

「唔。」過了好一會兒，她才有力氣在低哼一聲後緩緩睜開雙眼。

下一秒，有東西用很強的力道壓了上來。

「群星——」

不用看也知道那個不停用腦袋磨蹭自己的是什麼存在，她有些虛弱地把手掌放到自己胸口處的腦袋上頭摸了幾下，也喊了聲對方的名字，「銀星。」開口的時候她才驚覺自己的聲音沙啞得驚人，忍不住乾咳了幾聲。

銀星很快就爬起來，像是把群星當成一個易碎的藝術品似的，小心翼翼扶著她坐正起來，然後從旁邊端來了準備已久的水杯，確認她拿好杯子後才鬆開手。

拿住水杯後群星才有空暇環顧四周，意外的竟是自己非常熟悉的擺設。「……寶可夢中心？」她低頭看了一眼自己身上的衣服，發現是寶可夢中心出借的白色上衣和長褲時更訝異了。

旁邊的銀星低著頭，食指對著食指地戳著，「那個啊、不小心讓群星淋到雨了……所以借了衣服。」小小聲的像是擔心群星責備她，語氣裡藏著一點期盼得到諒解的情緒。

「……謝謝妳。」群星不覺得有什麼需要責備的，不過說到淋雨她才稍微想起了昏迷前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我到底……那些傢伙們呢？」想到自己被那群夜盜火蜥引誘了，咬牙切齒地詢問。

銀星的表情空白了幾秒，但群星正好在仰頭喝水所以沒有注意到這點違和之處。

「……我發現群星不見之後，很著急地追了上去，正好遇到夕七在找我們，她把我們帶到妳那邊，然後我把他們打跑了。」恢復正常表情後的銀星精簡了很多細節，如此說明。

群星察覺到一絲細微的異常，有些遲疑地抬起頭看銀星，「銀星，妳……」才說了三個音節她就不知道怎麼繼續說下去了。

那細小的異樣感太快就溜走了，她還沒釐清是什麼樣的感覺，自然也無法繼續說完。

「幸好群星沒事，梅比小姐說是吸到了太多夜盜火蜥發出的香甜氣息，所以暈倒了，只要靜養一陣子就沒事了。對了對了、小久和奈沙進化了呢！應該是和夜盜火蜥他們戰鬥時累積了足夠的經驗值吧，東沢群島真是神奇呢！但是她們還在接受治療，晚點妳就會見到她們了！」銀星像是沒有聽到她剛剛未完的話語，笑著開口說出一長串的話阻止群星繼續說話，然後她站起身來，「群星應該餓了吧？我去外面端一份晚餐進來，今天供應的是蛋包飯哦！」

「……啊、好。」群星還來不及應好，就看到銀星的身影消失在門外，原先伸出要拉住她衣角的手停在空中，數秒後才緩緩放下。

銀星……這不像妳。

今天發生了太多事情，頭還隱隱作痛著，她還無法完全梳理清楚發生了什麼事，只好垂頭喪氣地躺回床鋪上，嘆了口長氣。

……

銀星衝出登記的房間，一手撐著走道的牆壁，另一手捂著胸口大口喘氣。

好痛。好難過。心快要被撕成兩半了。

那股憤怒的情感在趕走夜盜火蜥和焰后蜥之後仍然沒辦法平息，甚至有了後悔趕走、應該**當場解決掉**的負面想法。

碰觸到昏迷的群星，在確認她身上沒有明顯的傷口時，怒火被安心撲滅了一些。

接著不管怎麼搖她卻都無法醒來時，怒火才被愕然給掐斷。

然後是冷。驚恐、害怕、擔憂、後悔、難過，各種不安的情緒渲染，四肢百骸像是被冷凍乾燥擊中凍結住、全身失去掌控。

好害怕。

群星醒不過來了怎麼辦。

群星……**死了**……怎麼辦。

想到有任何一絲可能性會將她和群星永遠分離開來，她就感覺身體快要被撕成兩半了。

不可以，不行。

銀星要永遠和群星在一起，我們約好了。

「……不可以、分開……永遠在一起……」

女孩在走道上縮成一團，低聲喃喃好一會兒後，才慢慢撐著地板站起身。

抬頭，露出屬於銀星的微笑。

「群星餓了，得趕快讓她吃飽才行。」